

第二組第二次訪談逐字稿

和周進助長輩在安柏護理之家的實體探訪，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兩點點五十分。這個訪談用了兩種語言：臺語和國語。用國語時，逐字稿是會用斜體來代表（例：你要問什麼問題 — 這裡的「問什麼」是用國語說的）。

[00:00:23] 許宏彬[to楊子潔和吳慧敏] 好，口罩給你拿下來，等一下，講話會比較清楚。

楊子潔 阿公，你今天身體有沒有比較好？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有比較好，喔，今天很有精神耶。

周進助 嗯。

楊子潔 阿公，今天你有聽得清楚我在說什麼嗎？

周進助（點頭）。

許宏彬和楊子潔 喔。。。。。 [拍掌]

許宏彬 阿公很有精神耶。你吃飽了沒？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吃飽沒有？

周進助 吃飽（了）。

許宏彬 中午吃什麼？中午吃飯嗎？

周進助 吃粥。

許宏彬 粥哦？

周進助 還沒十一點就吃了。

許宏彬 還沒停的？

周進助 還沒十一點多就吃。

許宏彬 喔，十一點多就吃啊！喔…我們學生來跟你聊天。你有比較好嗎？你上禮拜好像不怎麼舒服。

周進助（嘆氣）

許宏彬 不會啦，現在沒有不舒服了齁。啊好。

楊子潔 阿公，上星期去洗腎是為什麼去洗腎？是為什麼會去洗腎？

[暫停]

許宏彬 [to 楊子潔] 你可以寫簡單的，「洗腎多久」之類的。

楊子潔 好。

[楊子潔抄寫「洗腎多久」在平板上]

楊子潔 阿公，你看得到嗎？「洗腎多久」？

周進助 [閱讀平板中] 洗多久。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閱讀平板中] 洗腎多久。

楊子潔和許宏彬 嗯。

[重疊] 許宏彬 你洗了 楊子潔 你洗腎多久？

周進助 洗沒有幾次啊。

楊子潔 啊？

吳慧敏 沒有幾次。

周進助 沒有幾次。去洗三、四次。

許宏彬 一個禮拜三、四次。一個禮拜啊齁。

周進助 每天。

許宏彬和楊子潔 每天？

許宏彬 每天都要洗嗎？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一個禮拜？

周進助 一天沒有洗，一天洗。

許宏彬 哟，一天沒有洗，一天洗。一天沒有洗，一天洗，這樣子啦。

周進助 兩天洗一次。

許宏彬 兩天洗一次啦。你洗幾年了？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洗幾年了，你還記得嗎？

周進助 大概四次。

許宏彬 大概四次喔。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啊。我應該要坐這邊[周進助的右邊]比較好。

[許宏彬原本坐在周進助的左邊；周進助的右耳聽的比較好，所以在訪談的00:03:18時重新擺放房間裡的椅子再繼續]

[00:03:37] 許宏彬 阿公，你洗幾年了？

周進助 大概四次。

許宏彬 四次喔。啊，是一開始是什麼毛病才要洗腎？

周進助 我也不知道啊。

許宏彬 我也不知道喔。醫生說要洗腎就洗腎？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啊，你幾歲的時候開始洗腎，你還記得嗎？

周進助 大概今年，這幾天才洗阿。

許宏彬 這幾天才開始洗。之前都沒有在洗腎？哦…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這個等一下跟護理師確認一下。

楊子潔 好。[to周進助] 啊阿公，你住在安柏多久了？你住在安柏多久了？你住在這裡多久了？

周進助 我的太太已經回去了。

楊子潔 蛤？

許宏彬 太太不在以後？

楊子潔 就來住在這裡嗎？

許宏彬 你來住在這裡嗎？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哟。那麼那你太太什麼時候…過世的 [莊嚴的語氣]？

周進助 我住在台南。

許宏彬 是，我們也是住在台南，住台南。啊太太什麼時候過世的，你還記得嗎？

周進助 ……差不多十年了。

許宏彬 十年了喔。太太不在十年了啊。太太不在之後你就來安柏（護理之家）？

周進助 對。

許宏彬和楊子潔 哟……

周進助 （家）裡面都沒人住啊。

許宏彬和楊子潔 嗯。

周進助 我的兒子都出去住在外面。

許宏彬 家裡只剩你。

周進助 我們在家住。家裡也沒有辦法照顧。

許宏彬 是，家裡沒有別人了啦。只剩（你一個人）。

周進助 對啊。這裡本來我是住在灣裡這裡。

[重疊]許宏彬 嗯。 楊子潔 哟……

周進助 在灣裡。在旁邊那裡

許宏彬 我記得有個女兒嗎。是不是有個女兒在這邊？

周進助 我住在灣裡。

許宏彬 灣裡。萬里二街啊，是不是？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萬里二街那裡啦齁。

周進助 對啊，一條街啊。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一條街啊。

許宏彬 一條街。哦……

周進助 現在才弄好。

許宏彬 你說這個護理之家？

周進助 現在才弄好沒有幾年啊。

許宏彬 對啊，這邊才弄好沒幾年。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哟。

周進助 這裡住都死人在，在種的地方。

許宏彬[輕笑] 死人在種的地方。你說墓地嗎？

周進助 對對對！

許宏彬 這以前都是墳墓地啦。啊，你不是說那邊南山公墓，南山公墓那一塊。

周進助 在南門路。

許宏彬 南門路。到這裡也是墓地。

周進助 南區

許宏彬 對啊，南區啊。南區的墓地。所以，這裡的地比較便宜嗎？

周進助 現在。

許宏彬 現在也貴了。

周進助 現在的地很貴。

許宏彬 以前比較便宜。

周進助 以前比較便宜。以前是政府的啊。

許宏彬 政府的哦。

[重疊] 許宏彬 墓地 周進助 墓地這邊

周進助 在種，種死人。

許宏彬 種死人的。

[訪談者都笑了]

許宏彬[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這個可以寫。這個蠻生動的。

周進助 要用的時候要去政府地方申請

許宏彬 去申請才能夠用，這是種死人的。墳墓區、墳墓區。這樣子啊 [輕笑]。

周進助 我早出生在南區。

許宏彬 對啊，阿公也出生在南區。

周進助 在同安里¹那裡。

許宏彬 什麼里？

楊子潔 吳丹里。

許宏彬 [to楊子潔] 你寫寫看啊。

周進助 吳丹里在那里啊。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這附近有什麼里？找一下。

周進助 吳丹里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還是有什麼Google Map可以查看這邊有什麼里。

楊子潔 哟。

許宏彬 [to周進助] 我們找一下是什麼里。福氣的福嗎？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福氣的福嗎？福氣的福嗎？福安嗎？福安里還是……

[訪談者都在查]

[00:08:25]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沒關係啦，那一個等一下應該還是可以找。之前不是有找到那一個國小。

楊子潔 對。哦，對耶，阿公（的）國小。

[楊子潔書寫「省躬國小」在平板上]

[00:08:44] 許宏彬 [to周進助] 所以應該是算做灣裡喔？灣裡。阿公說你說你住在福安里喔？南灣。

[訪談者都在查]

¹ 也有可能是佛壇里，依照阿公說的萬年殿推測是同安里

[00:09:15] 許宏彬[mumbles] 應該不是這個。

楊子潔 等一下。阿公國小是不是念這一間 [referring to the scribed 「省躬國小」on ipad]

許宏彬 Uhuh。省躬（國小）。你之前有談到你念的國小。是省躬國小嗎？是這兩個字嗎？

周進助 在大廟的旁邊

楊子潔 是這兩個字嗎？

周進助 大廟的旁邊。

楊子潔 大廟旁邊。

許宏彬 大廟旁邊。

周進助 大廟啊再過去。

楊子潔 大廟再過去。

許宏彬 [被打斷了]

周進助 大廟的旁邊是……省躬國小。

楊子潔 省躬國小。

許宏彬 是這兩個字嗎？

周進助 對啊。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哦！

許宏彬 對啊，是這兩個字沒有錯啦。那個大廟是什麼廟？

[00:10:00] 周進助 什麼

許宏彬 那個大廟是拜什麼神的？

周進助 五府。

許宏彬 五府喔？五府千歲。

周進助、許宏彬和楊子潔 五府千歲。

許宏彬 哟！五府千歲²。[mumbling] 重要信訊。

周進助 好久了！

許宏彬 好久了。

周進助 你們還沒有出生就有了。

許宏彬 恩。

[slight pause]

周進助 我也不知道。

[很像沒有訪談者聽到周進助在和他們說話；他們都在整理接下來的問題或在查國小或廟的資料]

[00:10:52]許宏彬 省躬（國小）現在還有嗎？

楊子潔 有。

許宏彬 哟！省躬國小。。。。。現在對面還有廟嗎？

楊子潔 這個嗎？

許宏彬 哟這個。

楊子潔 萬年殿。

許宏彬 萬年殿哦。

周進助 什麼？

許宏彬 省躬國小旁邊有一間廟。[slight pause] 萬年、萬年殿。這間嗎？

[許宏彬拿手機上的照片給周進助看]

² 這裡指的廟是灣裡的萬年殿<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662/>

許宏彬 這間嗎？有可能啊哦。

[楊子潔勸吳慧敏試著用中文問周進助準備好的訪談問題]

楊子潔 阿公你之前是怎麼去學校的。

許宏彬 你都走路去學校嗎？讀書的時候。還是騎腳踏車？

周進助 現在不能。

許宏彬 現在不能。那你小時候呢？都是走路還是騎腳踏車？

周進助 我……小時候之後才騎腳踏車

許宏彬 小時候之後才騎腳踏車。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啊小時候是走路嗎？

周進助 當然啊！

許宏彬 當然啊！

[大家都笑了]

周進助 還小，沒有。走路也走不好。

[大家又笑了]

許宏彬 要騎腳踏車。你讀書要走路要走多久？半小時？

周進助 差不多。

許宏彬 差不多。

周進助 差不多。

許宏彬 差不多半個小時。

周進助 要走到到那裡。小時候走幾十分鐘。

許宏彬 要走幾十分鐘。要走幾十分鐘喔。半小時差不多啦。你什麼時候開始學腳踏車？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什麼時候開始騎腳踏車？

周進助 國小畢業後。

許宏彬 哟，國小畢業才開始騎腳踏車。腳踏車會很貴嗎？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那時候的腳踏車會很貴嗎？

周進助 還小，不知道啊。

許宏彬 還小的時候不知道多貴啊。

[everyone chuckled]

許宏彬 你讀國小的時候有什麼趣味的事情？

周進助 還在學校。

許宏彬 有什麼老師你有印象？還是同學？

周進助 有啊！我們的班，班（師）。

許宏彬 導師？

周進助 班師。張先生。

許宏彬 張先生哦。張先生教哪一個課目的？

周進助 他六年級教我們最後。

許宏彬 六年級才來教你們哦。你很喜歡這個張老師喔？

周進助 好啊。

許宏彬 好喔。怎麼好？他對你比較好？還是？

周進助 他對我，對大家的學生都很好。

許宏彬 是上課很認真？還是說對你很關心？還是？

周進助 都是有啦。

許宏彬 都有。上課又認真、對你又很關心。所以就小學六年級的張老師，他是有印象這樣。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哟。。。。。

許宏彬 啊，同學呢？有什麼印象比較深？

周進助 大家都很好。

許宏彬 大家都很好。都不會打架？

周進助 會！

[大家都笑了]

許宏彬 會打架！

周進助 當然也是會啊！

許宏彬 當然也是會啊。打一打，感情會好。

周進助 都發生了事情會…

許宏彬 你記得小時候都玩什麼遊戲？有什麼彈珠？有啦，彈珠也有。還有那個什麼，什麼牌？蓋下去的是什麼？

楊子潔 庇仔標。

許宏彬 庇仔標啊。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庇仔標也有。

周進助 小時候在玩的東西啊。

許宏彬 還有去那個釣魚嗎？釣那個四腳。灌蟋蟀。

周進助 釣什麼？

許宏彬 還有那個釣魚。

楊子潔 釣魚啊。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也有去釣魚啊。啊，釣四腳有嗎？

周進助 也有。

許宏彬 釣四腳。也有啊哦。啊那你小時候都有玩過。Eh！阿公你小時候有沒有自己做風箏？去放風箏？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哟，也有放風箏喔！那你都自己做嗎？風箏。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不是買的？

周進助 用紙。

許宏彬 用紙。

周進助 做啊。

許宏彬 用那個竹子（竹片）嗎？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用竹片做風箏。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哟……不錯耶，很有趣[laughs]。

許宏彬 [to 楊子潔] 繼續。

周進助 [automatically continued the conversation without prompt] 現在也有啊。

許宏彬 現在都用有買的。

周進助 現在也是有啊。

許宏彬 現在都用有買的啦。

周進助 你讀書時間有沒有[issuing a question back to 許宏彬]？

許宏彬 有啦，我讀書有做過啦。她們(楊子潔和吳慧敏)就沒有了啦[笑，楊子潔也笑了]。

許宏彬[to吳慧敏] 你們有玩風箏嗎？

吳慧敏 很少。

許宏彬 很少。自己做？

吳慧敏 沒有什麼風。(是用)買的。

許宏彬[to周進助] 他們都有買的。

周進助 現在有人在買啊。

許宏彬 是啊現在都買現成的，都沒在自己做了。我這個同學(吳慧敏)新加坡來的啊。她說新加坡沒什麼風。所以都沒有人在放風箏。沒風。

楊子潔 阿公你以前說你都在日本料理店做工作嗎？

周進助 什麼？

楊子潔 在日本料理店做工作過？

許宏彬 阿公你畢業後不是在日本料理那裡做(工)？

周進助 畢業後還沒。

許宏彬和楊子潔 還沒。

許宏彬 哟沒有。

周進助 去日本料理是十二歲的時候。

許宏彬 哟，那你畢業後是在家裡幫忙嗎？

周進助 臺南做肉乾。

許宏彬 肉乾。做肉乾就對了。哦！那你是幫人家送貨嗎？還是跑外面的？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啊騎腳踏車嗎？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在哪裡？在哪裡做肉乾？

周進助 台南市啊。

楊子潔 台南市。

周進助 台南市場啊。

許宏彬 台南市場喔。

周進助 每一個市場我都去。

許宏彬 你那間肉乾的公司在哪裡？

周進助 在…西門路那裡。

許宏彬 西門路上的肉乾公司。工廠。

周進助 現在還沒有做了。

許宏彬 哟現在（沒有做了）。那個叫什麼名字你怎麼記得嗎？

周進助 他們的兒子就不傳續（繼承）。

許宏彬 哟，兒子不想傳承。

周進助 很辛苦ㄟ！

許宏彬 做肉乾很辛苦喔？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是怎麼樣辛苦？

周進助 要、豬肉還要切一切。

許宏彬 要把它切一切[both 許宏彬和楊子潔 were hand gesturing chopping actions]。

周進助[recalling, and slowly describing] 要繼續，這個料、弄好才曬太陽。

許宏彬 曬太陽喔。切一切還要曬太陽。嗯。

周進助 再蓋一蓋。蓋一蓋去。用，爐，再

許宏彬 烤一烤。

[安柏護理之家的員工進來看周進助的狀態如何]

許宏彬[to安柏護理之家員工一] 阿公今天精神很好！

安柏護理之家員工一 很好喔，是，是。

許宏彬 說了很多故事。講說他小時候玩什麼遊戲。

安柏護理之家員工一[to周進助] 啊你年輕時做什麼工作都會說。

許宏彬[excitedly] 有！現在在說eh。

安柏護理之家員工一 在說哦。好，好，好。

許宏彬 現在再說他在做肉乾。

安柏護理之家員工一 好，好[chuckles]。你們繼續說。

許宏彬 我們繼續說喔。

[安柏護理之家的員工走出去了；訪談者 recalling where was last left off]

許宏彬 肉乾、做肉乾。啊！那時候都騎腳踏車跑市場嘛！送貨這樣。這個工作好玩嗎？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做這個工作有趣嗎？

周進助 那是小時候去做。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不知道有什麼辛苦。

許宏彬 不知道辛苦啦。啊，工錢多好？一個月幾多少？

周進助 不好。

許宏彬 不好喔。啊，他們有給你住，給你吃？

周進助 就在他們家裡，不回去灣裡了。

許宏彬 就住他們家裡，在那邊吃飯。

周進助 紿我吃飯，剛來沒有錢吃飯。

許宏彬 所以都在那邊吃、住就對了。薪水大概（多少）？

周進助 一個月六十塊。

[00:20:00]許宏彬 一個月六十塊。[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這個很重要。一個月才六十塊。[to周進助] 待遇不好。啊，所以你後來就去日本料理店？

周進助 我去日本料理那裡。

許宏彬 什麼人跟你介紹的？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誰介紹你去的？

周進助 我的姐夫啊。

許宏彬 啊，你的姐夫喔。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周進助 六七個。

許宏彬 六七個喔。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還是怎樣？

周進助 一個哥哥。

許宏彬 一個哥哥。五個姐姐？

周進助 一個姐姐。

許宏彬 一個哥哥，一個姐姐。

周進助 下面是小的。

許宏彬 弟弟妹妹？

周進助 七個。

許宏彬 總共七個。一個哥哥、一個妹妹，然後，阿公[被打斷了]。

周進助 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去就我的弟弟妹妹。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哦。

許宏彬 你是第三個？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第三個。下面還有四個。總共七個。

周進助 六個。

許宏彬 總共加起來是，哦！下面有（六個）。總共九個。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你是第三個？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先這樣就可以了。[to周進助]所以你的姐夫跟你介紹去日本料理店？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你的姐夫、姐夫介紹你去日本料理店?

周進助 對阿，他在那裡拉三（輪）車。

許宏彬 哟，他在那裡拉三輪車。所以你的姐夫的工作是日本料理店的三輪車夫。

周進助 嗯。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哟。

許宏彬 欸！我都不知道日本料理店有這個專門的拉三輪車。是說客人的[被打斷]？

周進助 餐廳。

許宏彬 餐廳專用的三輪車夫。

周進助 專用的三輪車夫。

楊子潔 日本餐廳。

許宏彬 日本餐廳。喔…

周進助 在台南市政府對面。

許宏彬 是舊的市政府嘛，不是新的。舊的應該就是（中正路）。

周進助 中正路。

許宏彬 中正路那個嘛。[to楊子潔] 中西區州廳那個。現在台灣文學館。

周進助 三信銀行的對面。

楊子潔 張信銀行。

周進助 對，三信銀行。

許宏彬 三信，一二三。三信的對面。那間店叫什麼名字？日本料理店叫什麼名字？

周進助 滋養亭。

楊子潔 租水？

許宏彬 滋養亭喔？

周進助 滋養，滋養亭。

楊子潔 滋養？

許宏彬 滋養亭。滋養亭嗎？我好像有聽過滋養亭。

周進助 現在沒有了。

楊子潔 現在沒有了。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好小就沒有在做了。

楊子潔 阿公，你去日本料理店是做什麼工作啊？是做什麼工作啊？

周進助 我離開他那裏，他就沒有在做了。他收起來了。

[許宏彬在手機上查到了「滋養亭」]

許宏彬 這個，滋養亭啊。[shows 周進助]這間嗎？是不是滋養亭？

[and then 楊子潔和吳慧敏] 這個啊，有一些文章有在提早期的店。有提到滋養亭。回去再找找看。

[to周進助] 阿公，你在滋養亭是做外場還是做內場？

周進助 在那裡啊？

許宏彬 對，在資養廳是你在廚房裡幫忙還是在外面？

周進助 在外面。

許宏彬 在外面。

周進助 送東西。

許宏彬 送東西啦。對。

楊子潔 阿公，離開日本料理店的是去（去照相館是做什麼工）？

許宏彬 照相館。你日本料理店做多久？做到幾歲

周進助 我…19歲。

許宏彬 做到19歲，然後去當兵？

周進助 還沒。

許宏彬 還沒當兵。

周進助 我去照相館。

許宏彬 喔。

周進助 去照相，照片。

許宏彬 照相館。

周進助 [struggling] 學生啊。

許宏彬 幫學生拍照片嗎？

周進助 在那裡學。

許宏彬 在那邊學怎麼照相，當學徒。

周進助 那時候我還沒去當兵。

許宏彬 哟，還沒有去當兵。

周進助 照相館學沒有一年就不在了。

許宏彬 為什麼？

周進助 不在了。

許宏彬 不在了。

楊子潔 已經不在了。

周進助 嗯。就出去了。我20歲就去當兵了。

許宏彬 學了一年就去當兵了。

周進助 之後就派到金門去。

許宏彬 然後就去金門了。哦！

周進助 去金門，待15個月才在。

許宏彬 15個月喔？很久eh！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15個月完，跑去哪裡？

周進助 沒有地方跑。

許宏彬 15個月完，又回來台灣當兵？

周進助 那時候要退伍的時候。就退伍回來台灣，剩下4個月。

許宏彬 哟，剩下4個月。

周進助 哟。15個月在台灣的時候是做，當海軍陸戰隊。

許宏彬 [surprised] 你還當過海軍陸戰隊！

周進助 陸戰隊後再去跑去，那個，古關那裡，做那個，那時海軍陸戰隊要去遷訓。

許宏彬和楊子潔 古關喔？

周進助 爬山啊。

許宏彬 巴山？巴山旅喔，這是什麼？

周進助 走繩子。

許宏彬和楊子潔 走繩子喔！

周進助 那是學功夫啊。

楊子潔 [chuckling] 學的功夫。

周進助 那個掉下來死leh。

楊子潔 [發出驚訝聲]

許宏彬 是那個嗎？

周進助 線，爬山。

許宏彬和楊子潔 爬山喔…

許宏彬 這個啦[showing something on the phone]。他們要去古關做山地特戰訓練。這個山地特戰訓練包括要攀降、突襲，跟偽裝。哦，所以要在山區嗎？

周進助 當…山上掉下來死兩個。

許宏彬[shocked] 哟，死兩個喔？掉下來死兩個？！因為在山上？

周進助 要走路啊！

許宏彬 然後，一個不小心就掉到山谷裡。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然後就死掉了。

周進助 就死了。

許宏彬[fearful] 好可怕喔！

周進助 很高。掉下去。

楊子潔[whispering] 好危險喔。

吳慧敏 阿公會怕嗎？

許宏彬 阿公會怕嗎？那時候會怕嗎？

周進助[with certainty] 會啊。

[大家都笑了]

周進助 剛剛才學了一個多月才爬山。

許宏彬 先受訓一個多月，然後再派你去古關？還是再古關一個（多月）？

周進助 一個多月。

許宏彬 在古關一個多月。

周進助 趕下去走。

許宏彬 哟……好可怕喔。

周進助 看了會怕。

許宏彬 真的會怕。對啊。[to楊子潔和吳慧敏] 感覺問到不得了的東西。

周進助 要學習喔。沒有學習，不可以。

許宏彬 要學習。

周進助 沒有學習，看那個樹，看下來很怕。

許宏彬 你說要從樹上跳下來喔？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要跳多高？

周進助 很高。

許宏彬 跳下來喔？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他是有那個嗎？以前不是有傘兵？不是傘兵嘛。傘兵是從飛機上面跳下來的。

周進助 對啊。跳下來。

許宏彬 你也有做傘兵的訓練嗎？

周進助 我們都有做，都做過。

許宏彬 應該是像登山社那樣，應該是那種垂降，那一種。用一個鉤子，用一個鉤子嘛，然後拉繩子。是不是有拉繩子？拉繩子，拉繩子，是嗎？

[brief pause]

[吳慧敏 googled an image of abseiling；許宏彬 showed it to 周進助]

許宏彬 像這樣嗎？繞繩子這樣子？

周進助 繞繩子

許宏彬 帶一個鉤子。

周進助 去爬山，帶了那個鑿子。

許宏彬 鑿子啊。[impressed] 哦。。。。。這樣阿公，你算身體很壯的，海軍陸戰隊呢。

周進助 小時候，年輕的時候，比較好啊。

許宏彬 年輕的時候身體比較好啊。所以，那個照相館是誰介紹你的？

周進助 那時候是…相館…是自己來。

許宏彬 Hmm？

周進助 看到。

許宏彬 哟，看到他們有在徵人。你去外面看到他們有缺人，你就去那邊。

[00:30:00]周進助 那是中正路，很多人的地方。台南中正路那裡。

許宏彬 中正路。所以照相館也是在中正路。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哟……啊阿公，我問一下，你在那個資養亭，資養亭日本料理那裡，你一個月薪水多少。

周進助 做三四年。

許宏彬 Hmm？一個月。

周進助 三四年。

許宏彬 三四年？三百四十？

周進助 不是啦，三四年啊。

吳慧敏 他說（他做）三四年。

許宏彬 哟，在那裡做三四年。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一個月薪水多少，還記得嗎？

周進助 沒有薪水。

吳慧敏[shocked] 沒有薪水。

許宏彬 没有薪水？你怎麼吃飯？

周進助 弄東西給……給人客。小費。

許宏彬 小費。

許宏彬和吳慧敏 哟！

許宏彬 小費的薪水，怎麼樣，不錯嗎？

周進助 不一定。

許宏彬 不一定。

周進助 小費，多少，就多少。

許宏彬和楊子潔 哟。。。。。

周進助 小費不一定。

許宏彬 那你在資養亭，資養亭有給你吃、給你住？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資養亭有給你飯吃、給你地方住？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那你在外租房子喔？

周進助 沒有，住在他們裡面。

許宏彬 住在他們裡面。

周進助 反正他們床很多。

許宏彬 床很多。

周進助 我一個人啊。

許宏彬 Huh ?

周進助 我一個人住在那裡。

許宏彬 哟，你一個人住在那裡。跟你一樣的[被打斷了]。

周進助 還有一個日本小姐。

許宏彬 [shocked] 還有一個日本小姐？！是你的（女朋友嗎）？

[楊子潔和吳慧敏都笑了]

周進助 和我住啊。晚上都和我住。

許宏彬 [shocked] 晚上都和你住？！？！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你的女朋友哦？

周進助 不是啦。她的媽媽也是在那裡賺錢的。

許宏彬 她的媽媽也在那裡賺錢。所以是陪客人喝酒？

周進助 她媽媽也有住在對面。她不要回去。

[楊子潔和吳慧敏都在笑]

周進助 和我住。

許宏彬 這一段我就聽不太懂。

楊子潔 阿瑪住在對面，但她不想回去。所以她就讓阿公陪她一起。

周進助 她跟我同歲。我16歲，她也16歲。

楊子潔和許宏彬 哟……

許宏彬 啊，你們真的不是男女朋友？

[周進助大笑了]

許宏彬 你沒有跟她來往嗎？你沒有想要追（她嗎）？

周進助 她對我很好啊！

許宏彬 對你很好啊，對啊！你們怎麼沒有在一起？

周進助 （抱抱動作）

許宏彬 還可以抱抱喔？

周進助 對啊。晚上還和她抱抱。

許宏彬 你們怎麼沒有在一起？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哟？你有跟她在一起喔。她是你的女朋友？

周進助 沒有算是女朋友啦。她每天不回去她的家裡。

許宏彬 那就算女朋友啦。

周進助 她在裡面啊。

許宏彬 那就是你的女朋友啦。

周進助 她，她有在裡面送東西。

許宏彬 Hmm。 。 。她也是服務生就對了。就是在裡面的服務生嗎？

周進助 不是。

許宏彬 不是喔？

周進助 她的媽媽在裡面賺錢。

許宏彬 她的媽媽是陪客人喝酒的？

周進助 對，對，對。

許宏彬 哟……她也在旁邊幫忙就對了。

周進助 她不喝酒，她的媽媽喝。

許宏彬 她不喝酒啦，是她的媽媽去喝酒。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她就跟你一起幫忙送東西。

周進助 她在那裡出生的。

許宏彬 在那裡出生的。哦……她後來有回日本嗎？她後來有回去日本嗎？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都留在台灣喔？

周進助 她媽媽本來是…[trails off] 她爸爸是日本人。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那時候在戰爭的時候，她爸爸就去當兵沒有回來。

許宏彬 哟。。。。。當兵沒有回來。

周進助 他戰死在外國。

許宏彬 戰死在外國。

周進助 嗯。因為她媽媽沒有辦法。

許宏彬 是，是。

周進助 就留下來賺錢。

許宏彬 只好來這裡賺錢就對了。

周進助 對啊！那個日本料理店。

許宏彬和楊子潔 Hmm。。。。。

周進助 年輕人愛。她媽媽也很漂亮。

許宏彬 她媽媽很漂亮，哦。。。

周進助 對！也有男生啊。

許宏彬 什麼叫做也有男生？

周進助 [mumbling]

楊子潔 來找媽媽的男生也很多？

許宏彬 哟。

周進助 女生很漂亮。

許宏彬 女生也很漂亮。

周進助 她的女兒跟她媽媽一樣（漂亮）。

許宏彬 一樣漂亮。女生也很漂亮。Mm。

周進助 我要去…沒有待在日本料理那裡她很傷心。

[楊子潔和吳慧敏在旁邊默默的笑]

許宏彬 她很傷心。

周進助 她常常去找我。

許宏彬 常常去照相館找你。啊，你當完兵沒有回去找她？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有喔。那後來呢？

周進助 日本料理沒有做。我不知道去做什麼。就在家裡問她媽媽才知道。

許宏彬 後來她跑去哪裡了？

周進助 她家裡就在對面那裡啊。

許宏彬 嗯。後來就沒有在做日本料理了。

周進助 沒有。日本料理那裡收起來了。

許宏彬 哟，收起來了。

周進助 有啦，別家有啦。

許宏彬 啊，那個小姐後來，你還有聯絡嗎？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所以你們還是好朋友就對了。

周進助 我當兵完了，沒有在臺南。去高雄。

許宏彬 哟，你當兵完了就去高雄，所以就沒有再跟她聯絡了。

周進助 [softly] 對，對。

許宏彬 你去高雄做什麼？

周進助 回來沒有事情。高雄找我們的親戚。在那裡，做人家的工。

許宏彬 做什麼工？

周進助 我們吃的米，工廠。

楊子潔 米工廠。

許宏彬 碾米廠哦？碾米廠？碾米廠在做工作。

周進助 粗工。

許宏彬 粗，粗工，粗工？搬米的粗工。那米不是都一袋50公斤？

周進助 60公（斤）。

許宏彬 100斤。那一個都100斤，60公斤。我很熟，為什麼？因為我家開碾米廠的。

[楊子潔和吳慧敏都感到驚訝]

許宏彬 我家是開碾米廠。我家是開碾米廠。我小時候也要搬米的。[to楊子潔和吳慧敏]
那一袋就是100斤，60公斤。扛起來就快死掉了。

周進助 在早，一袋是160斤。

許宏彬 160斤我扛不起來。那一袋要100公斤，你都放在（肩膀上嗎）[whilst gesturing rice carrying action onto shoulder]？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那有一個姿勢。

周進助 當兵回來的時候身體很強。

許宏彬和楊子潔 身體很強，海軍陸戰隊。

周進助 160公斤喔。不簡單！

許宏彬 160斤。160斤大約是96公斤。

周進助 160斤啊。

許宏彬 160斤，差不多是100公斤。96公斤。這兩（學生）加起來應該沒有（100公斤）。

周進助 [excitedly] 兩個喔？扛起來！

[大家都笑了]

許宏彬 一手一個。

周進助 抱起來！

許宏彬 一手一個。啊你這個碾米廠是做多久？

周進助 做…三四年了。

許宏彬 也是做四年。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你那時候幾歲？你當兵後應該…

周進助 20多歲啊。

許宏彬 20多歲。你是18歲，19歲在這邊去當兵？

周進助 20歲。

許宏彬 哟，20歲當兵。

周進助 23歲退伍。

許宏彬 23歲退伍。然後，23歲到27歲都是在碾米廠做工。在高雄喔。高雄的哪裡？

周進助 七賢三路。

許宏彬 哟，七賢三路。七賢路。

周進助 很熱鬧的地方。

許宏彬 那時候也很熱鬧啊。[to楊子潔和吳慧敏] 很熱鬧的地方。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我住過高雄 [laughs]。[to周進助] 七賢路我也熟。

周進助 有戲院啊，什麼都有。

許宏彬 有戲院，什麼都有。你有去看電影嗎？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最愛看什麼電影？

周進助 西洋片啊！

許宏彬 [shocked] 西洋片！你有印象看過什麼好看的？

周進助 都有啊！

許宏彬 不記得了？有什麼好看的？

周進助 有啦，什麼都有。很感人的。

許宏彬 都抱起來。

周進助 女生都抱起來。

許宏彬 你覺得最好看有哪一個？

周進助 很久了，沒有在，沒有在…斷掉了。

許宏彬 沒有在記了。以前有一齣我媽媽很愛看，一個叫做什麼……亂世佳人。

[00:40:00]周進助 對。

許宏彬 亂世佳人。

周進助 這個很好。

許宏彬 亂世佳人。

周進助 [with much gusto] 很好看！

許宏彬 亂世佳人好看。我找個亂世佳人的劇照給你看。

周進助 亂世佳人就是男生女生的戀愛啊。

許宏彬 對。

周進助 男生女生的戀愛啊。

許宏彬 對啊。這個啦，[showing a 創照 of 「亂世佳人」 on his phone] 亂世佳人。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她們都沒看過。我有看過，我有看過。亂世佳人。啊，那時候碾米廠的一個月薪水多少？

周進助 沒有多少啊。

許宏彬 沒有多少喔。

周進助 兩百塊。

楊子潔 兩百塊。

許宏彬 兩百塊？兩百塊？那時候一開始是六十嗎？

楊子潔 六十塊。

許宏彬 那你有比較好。肉乾不是只是六十塊？

周進助 兩（百）塊。

許宏彬 你送肉乾不是只是六十塊？碾米廠是兩百塊。

[slight pause]

許宏彬 [to楊子潔和吳慧敏] Eh？阿公那一年出生你們知道嗎？

楊子潔 民國30年。

許宏彬 哟。

吳慧敏 對。

許宏彬 Ok。[to周進助] 哟，阿公，你說到看電影，還有…那時候還有撞球還是去其他的娛樂？

周進助 當時去的很少。

許宏彬 啊，有去跳舞？

周進助 舞廳我沒有去。

許宏彬 你沒有去舞廳啊。

周進助 我不會。

許宏彬 你不會啊。啊……

楊子潔 唱歌。

許宏彬 唱歌……對，對，對。唱歌呢？你不是在日本料理店？

周進助 唱歌……那時候沒有卡拉OK。

許宏彬 都是自己唱？還是自己？

周進助 看電影啊。

許宏彬 那時候看電影。還有看日本電影？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日本電影也有喔。日本電影有沒有什麼有印象的？

周進助 我很愛看日本電影。

許宏彬 很愛看日本電影。還有哪一齣你有印象的？

周進助 日本的？

許宏彬 嗯。

周進助 日本的，我在那裡，和那個日本小姐在一起啊。

[訪談者都在偷偷的笑]

許宏彬 你們兩個有去看電影嗎？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有喔！那看什麼電影？你們兩個有去看什麼電影？

周進助 我看他們日本電影。

許宏彬 哦，也是看日本電影。好。

周進助 那時候很多日本電影。

許宏彬 Ah

楊子潔 阿公，你有幫那個日本小姐拍照嗎？

周進助 [inaudible]

許宏彬 你有跟那個日本小姐拍照嗎？你不是在照相館做工？你有拍照嗎？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那照片呢？有沒有留著？

周進助 很久了。

許宏彬 沒有留著？

周進助 現在不知道，當兵阿做什麼就爛掉了。

許宏彬 可能找不到了。

周進助 當兵回來，很少在一起了。

許宏彬 因為你去高雄了嘛。你去高雄就沒有辦法在一起。好可惜。你在高雄有沒有交新的女朋友？

周進助 [inaudible]

許宏彬 沒有哦。

周進助 那時候我也沒有錢。

許宏彬 沒有錢喔，也沒有辦法交女朋友。

周進助 一個月才75塊。

許宏彬 一個月，當兵一個月才75塊。比送肉乾好。

周進助 不夠用啊。

許宏彬和楊子潔 不夠用喔。

周進助[slightly frustrated] 一個月75塊，你要買什麼東西？

許宏彬 是啦。你當兵不是那個嗎？

周進助 去金門。

許宏彬 你75塊沒有地方花啊。

周進助 不夠用。100塊都不夠用啊。

許宏彬 金門可以[被打斷了]。

周進助 我們同事，待人有錢就寄給她。一個月寄幾百塊給他。

許宏彬 一個月都寄幾百塊。

周進助 到時候兩天就…

許宏彬 金門是錢都花到哪裡去？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這個金門錢要花在哪裡?

周進助 金門沒有什麼地方。就…金門城啊。那裡才有地方玩。

許宏彬 金門城哦？金門市嗎？還是？

周進助 金門城。在太武山過去。

許宏彬 什麼地方再過去？

周進助 太武山。金門的太武山很大。

許宏彬 太武山再過去。有一個可以玩的地方叫金門城。你們（楊子潔和吳慧敏）再去找找看。

周進助 我們要去走，到金門城要走一兩個小時。

許宏彬 從你們的營地走到金門城要走一兩個小時？那邊可以看電影？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可以看電影嗎？

周進助 看電影？看電影沒有在金門。

許宏彬 可是可以[被打斷了]。

周進助 在詹美那裡。

許宏彬 在哪裡？

周進助 詹美。

許宏彬 金門的詹美。

周進助 不是，還沒到金門城那裡，我們住的地方離詹美比較近。

許宏彬 哟…

周進助 看了要回去，不要走那麼遠。

許宏彬 [whispering to 楊子潔和吳慧敏] 可能看一下金門的位置，然後要看一下他的那個。

周進助 他們那裡也很熱鬧。

[slight pause，訪談者都在找資料，也順便整理一下周進助的氧氣管]

許宏彬 可能要找一下。路名都不一樣。金門，不過我們知道大武山。不對，太武山。

周進助 對啊，金門的那個太武山。太武山很大。

許宏彬 太武山風景區啊？[whispering] 現在是一個風景區。

周進助 那個太武山大陸拿去了。

許宏彬 紿大陸拿去了？！沒有太武山就給大陸拿去了？

周進助 但是大陸是不拿。要拿很簡單。

許宏彬 要拿很簡單，她是不想拿而已。

周進助 對啊！封住就完蛋，吃飯都沒有。

許宏彬 封住就完蛋了。對，馬上就投降了。

周進助 他們留後路給你走。不然台灣，我們這邊要運東西過去沒有辦法。

許宏彬 對啊，餓死了。

周進助 我知道也要搬東西。

許宏彬 去哪裡搬東西？

周進助 晚上，潮水帶起來的時候，船才能進來。以前就停在。他不給你打，一炮就完了。

許宏彬 沒關係，還好當兵完了，當完兵了。當兵那個時候會很危險嗎？當兵那個時候會不會？

周進助 很危險啊。他不給你打。

許宏彬 他不給你打而已嘛。

周進助 一天就拿下來。

許宏彬 所以你心裡會有點害怕？

周進助 會啊。

許宏彬 不是都說有什麼水鬼？

周進助 兩天一次打炮。他們都打過來。

許宏彬 兩天一次打炮。

周進助 他們都打過來。

許宏彬 阿公，所以你有遇到那個叫什麼823炮戰？

周進助 沒有。我後來才去。

許宏彬 可是也是兩天就一次打過來？

周進助 19歲就有了。

許宏彬 19歲就有了。

周進助 沒有18歲，19歲。那時候17歲多。

許宏彬 你17歲這個時候是823炮戰？所以他（周進助）沒有趕上823炮戰。可是他去的時候，還是有繼續空，炮擊。就兩天有一次炮擊。

周進助 炮戰後，我們炮戰後才（去金門）。

許宏彬 炮戰後才去金門。但你去金門之後，他們也是兩天打一次嗎？

周進助 我們是去做工啊。

許宏彬 可是阿公你去金門之後，還有來炮擊嗎？你去金門就沒有炮擊了？

周進助 沒有。他每天有。兩天打一次。

許宏彬 也是兩天打一次。

周進助 打一炮。

許宏彬 打一炮而已喔？

周進助 早上。

許宏彬 打去哪裡？固定嗎？

周進助 在金門啊。

許宏彬 金門的哪裡會固定？固定打哪裡嗎？

周進助 不固定。

許宏彬 不固定喔。所以，也有人會被打死嗎？

周進助 打到就倒霉。

楊子潔 [chuckling] 打到就倒霉。[吳慧敏 chuckles too]

許宏彬 哟，打到就倒霉啦。

[00:50:00]周進助 他們就是教民，投降。

許宏彬 都幾點？

周進助 在海邊。

許宏彬 都在海邊。沒有打到室內？

周進助 [pause, thinking] 有啊。打到裡面，有。

許宏彬 有打到人喔？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好可怕。

周進助 沒有看，哪裡知道有人。

許宏彬 亂打一通就對了。

周進助 早上就有打。

許宏彬 都幾點打？

周進助 Huh?

許宏彬 都幾點打?

周進助 早上很早啊。

許宏彬 五點多就打了?

周進助 四、五點，五、六點，都有。

許宏彬 四、五點，五、六點，有點叫你起床的意思嗎?

周進助 他們在打宣傳彈。

許宏彬 Hmm?

周進助 生產彈啊。

許宏彬 生產彈?

周進助 我們兩天打一次。兩天就打一次。

許宏彬 兩天就打一次。

周進助 生產彈啊。生產的彈。

許宏彬 生產的彈?

周進助 對啊。（生產彈裡面寫著）啊，你們要趕快過來啊！要打你啊！

許宏彬 [終於聽懂周進助說的「生產彈（宣傳彈）」指的是什麼] 哟！投降的話。宣傳的。

周進助 宣傳彈啊。

許宏彬 宣傳彈是說裡面有紙嗎？裡面有一張一張的有那個，有像海報那種東西嗎？宣傳彈。

[許宏彬 googles 「宣傳彈」]

許宏彬 [reading off an article from google] 從實彈到宣傳彈。宣傳彈，打的是心戰，空頭宣傳品。哦，所以用紙張過來。

周進助 兩天都打一次。

許宏彬 [showing an image of 「宣傳彈」 from google] 這個？

周進助 兩天都打一次。對啊。

許宏彬 [showing and explaining to 楊子潔和吳慧敏] 裡面是中空的，就會放紙。宣傳的文宣。

周進助 紙張，裡面有這個紙張。

許宏彬 裡面有紙張。

周進助 然後，在當兵的時候金門早上兩天一次。四點、六點，一次。

許宏彬 就是這個宣傳彈。哦…！這個也好有趣。宣傳彈。裡面都寫什麼？趕快回歸祖國？

周進助 對啊。趕快…趕快回來中國。

許宏彬 [chuckles] 趕快回中國啦。

周進助 說他們中國很好啊。

許宏彬 說中國很好喔。

周進助 他們中國要什麼有什麼

許宏彬 要什麼有什麼。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Mm。．．．．很不錯。

周進助 我們台灣的人很怕她（中國）。政府不要打她。

許宏彬 [laughs]

周進助 要打，一天就拿掉了。

許宏彬 [almost whispering] 是，是。一天就打下來了。

周進助 要半天。

許宏彬 半天。Eh？你們（楊子潔和吳慧敏）還要問什麼？

楊子潔 米倉？

許宏彬 米倉。

周進助 你們只有一個小時就打光了。

許宏彬 一個小時就結束了喔？

周進助 就打光了！

許宏彬 金門一個小時就打關了喔？還好阿公你回來了！Eh，阿公你在碾米廠做多久？你在高雄的碾米廠做多久？

周進助 做工啊。

許宏彬 做幾年？

周進助 Hmm？

許宏彬 你在高雄的米倉做幾年？

周進助 做工啊！

許宏彬 對啊！你做多久？從幾歲做到幾歲？

周進助 做，沒有多久。

許宏彬 沒有多久。

周進助 那時候做沒有多久，因為老闆刻薄。

許宏彬 是。

周進助 老闆那時候都不給我吃飽，東西都很少。

許宏彬 哟，老闆給你吃不飽喔？

周進助 對啊！我又沒有錢去外面吃不能去外面吃。

許宏彬 肚子餓了。老闆都給你吃幾碗飯？一碗飯？

周進助 沒有，一碗吃。

許宏彬 一碗吃。吃一碗飯就吃不飽。

周進助 我沒有錢。

許宏彬 又沒有錢。

周進助 做工，一碗飯就吃不飽。

[00:55:10 water break；訪談者也順便整理一下接下來要問的問題，說到上一次沒有什麼談到周進助的婚姻]

[00:57:10]許宏彬 阿公，你那個碾米廠沒住了之後，你後來回來台南了嗎？

周進助 嗯（否定搖頭）。

許宏彬 不然去哪裡？

周進助 去高雄。

許宏彬 也是在高雄？在高雄，你碾米廠不住了（去做什麼）？

周進助 我也在那裡做工啊。

許宏彬 也是做工。你碾米廠不做之後，你做什麼？

周進助 去朋友那裡。

許宏彬 喔，用柏油喔。

周進助 朋友。

許宏彬 柏油，柏油（是什麼）。

周進助 去朋友的家裡。

許宏彬 喔，朋友家。朋友在做什麼？

周進助 他也沒有在做，在…做這個計程車。

許宏彬 計程車喔？你也有開車喔？

周進助 我不會。

許宏彬 你不會。啊你沒有去考？

周進助 沒有去學那個課。

許宏彬 喔，沒有去學喔？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喔，那你朋友在那裡做什麼工作？

周進助 做別人的工作啊。

許宏彬 什麼的工作？

周進助 別人的工作。

許宏彬 做粗工就對了？還是做建築的那種嗎？工廠的？

周進助 [unresponsive]

許宏彬 一般的粗工。

周進助 人家請做工，我就去啊！

許宏彬 喔，人家請粗工，你就去就對了。算快就對了啊。啊，住在朋友那裡？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啊，你什麼時候回來台南？你都一直在高雄嗎？還有別的地方嗎？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還有去哪裡？

周進助 我…到我舅舅那裡，左營。

許宏彬 左營喔？

周進助 �恩。那個…賣水果的。做沒有多久他說要搬去臺北。賣不起啊。我住在，我住在我舅舅那裡，左營。

許宏彬 喔。．．．．．啊，你那個朋友是要買水果的？

周進助 你台北說要買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許宏彬 喔。．．．．．啊你後來就住在左營了？住在左營。

周進助 不是啊，我，那時候他，寫信給我，叫我去台北。去那裡，住那裡，他們的家。

許宏彬 是。啊你有去嗎？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你有去台北喔？！

周進助 有啊。

許宏彬 喔！

[01:00:00]周進助 他就在做什麼，做這個水果的買賣。

許宏彬 對，水果的買賣。

周進助 他就跑去…早上，很早就跑去買，買這個水果。我們南部去的遊覽車。遊覽車裡面的人。

許宏彬 恩。

周進助 遊覽車到那個店。

許宏彬 喔！南部的（游覽車）。

周進助 我們去賣那個不好賣！

許宏彬 喔，買那個不好賣。

周進助 南部的人很囉唆。

許宏彬 很囉唆 [laughs]。

周進助 買一個又偷拿一個啊。

許宏彬和楊子潔 喔。。。。。

許宏彬 去賣給那個來台北玩的，南部的遊覽車的，南部的遊覽車的觀光客？來台北。

周進助 我們南部的。

許宏彬 我們南部。啊，你就專門賣給這些南部的人？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喔。不好賣？

周進助 不好賣。

許宏彬 南部的人喜歡？

周進助 拿一個，又偷拿一個啊。

許宏彬 要送一個就對了啦。他要你送他一個。

周進助 不是送的，偷拿的！

許宏彬 哟！直接就拿了？！哦！

[楊子潔和吳慧敏都在笑]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喔！這樣子喔！

周進助 偷拿了！

許宏彬 那時候都賣什麼水果？什麼水果賣比較多？

周進助 蘋果。

許宏彬 蘋果喔？蘋果？

周進助 三個一十塊。

許宏彬 一個二十塊？！

周進助 三個一十塊。

許宏彬 三個十塊。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日本蘋果啦。

周進助 小的。

許宏彬 小的啦。真的日本蘋果就對了。哦…然後賣給南部去的人。

周進助 那時候我們日本蘋果每一個差不多幾毛。

[楊子潔發出驚訝聲]

許宏彬[very shocked] 一個幾毛錢？！啊，你賣人家三個十塊？！

周進助 對啊！

[楊子潔和吳慧敏都在笑]

許宏彬 喔…！這樣滿好賺的啊！

周進助 好賺比人家人家偷拿的比（賠錢）。

許宏彬 喔。。。。。。。

[三個訪談者都在笑]

許宏彬[still chuckling] 那你在台北待多久？

周進助 待很多年。

許宏彬 很多年喔？有五年嗎？

周進助 有。

許宏彬 十年？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沒有十年喔。六、七年喔。

周進助 在三、四年，我的哥哥去帶我回來。

許宏彬 三、四年你的哥哥就把你帶回來？

周進助 我哥哥去台北帶我回來臺南。

許宏彬 為什麼？你在台北不是做水果做（得不錯）？

周進助 我台北也沒有家。

許宏彬 可是你做水果不是做得不錯？不好喔？

周進助 不好做。

許宏彬 不好做。所以（回來臺南）。

周進助 沒有賺錢。

許宏彬 喔，沒有賺錢。[to楊子潔和吳慧敏] 感覺利潤不錯啊[laughing]

周進助 沒有賺錢就沒有錢。沒有錢就不做，沒有辦法住。

許宏彬 啊，你哥哥帶你回來？

周進助 我哥哥啊。帶我回來臺南。

許宏彬 帶你回老家嗎？還是？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台南市？

周進助 帶去台南，在人家的店你做工。

許宏彬 什麼樣的店？

周進助 雜貨店。

楊子潔和許宏彬 雜貨店。

許宏彬 哟，雜貨店做工喔。所以你就開始學怎麼做雜貨店就對了。

周進助 對啊，後來我自己開了。

許宏彬 自己開雜貨店嘛。

周進助 後來我自己下來做。

許宏彬 你那時候不就…

周進助 那時候還沒，還沒娶太太。

許宏彬 那時候還沒有娶太太。

周進助 30歲。

許宏彬 30歲嘛。30歲自己做雜貨店。還沒有娶太太。啊，你第一家雜貨店開在哪裡？

周進助 在，新生路。

許宏彬 新生路喔。台南市嗎？新生路在哪裡？

周進助 新生路很多家。

許宏彬 對，新生路很多家。

周進助 做大賣。

許宏彬 做大賣？做批發喔。不是家裡啦？不是佳里喔。是台南市？台南市的新生路。

[showing a pre-prepared image of 金華菜市場；許宏彬 recognised that this was a much later 雜貨店，but still asked about it regardless]

許宏彬 這個應該是比較後來的。阿公，你後來有在這個地方嗎？你好像是在一樓，還是在二樓？

周進助 一樓。

許宏彬 一樓。不過你是先開新生路的雜貨店？你在新生路開多久？你在新生路的雜貨店你在那邊開多久？

周進助 都沒有多久。

許宏彬 沒有多久。

周進助 那市場燒掉了。

許宏彬 燒掉了。

周進助 搬去夏林路，暫時在那邊做。

許宏彬 暫時在那邊做。

周進助 對啊。後來政府，建一家在，在那個健康路和金華路那裡。

許宏彬 就是這個嗎？金華零售市場這個嗎？

周進助 對啊。

許宏彬 喔。所以[被打斷了]。

周進助 在那裡賣，賣雜貨店，弄雜貨店，在樓下。

許宏彬 在樓下哦。

周進助 那裡是第三樓啦。

許宏彬 第？

周進助 一二三樓。

許宏彬 一二三樓。你是在一樓？

周進助 等一下做，做店的。旁邊，旁邊那裡做一個店。

許宏彬 一格一格的？

周進助 對啊，人家私人的店。

許宏彬 那你什麼時候，你怎麼認識你太太的？

周進助 我那時候還沒有娶太太啊。

許宏彬 你什麼時候娶太太的？

周進助 在那裡做。然後到去人家做市場我才娶太太。人家做我才租一個店在裡面。做好了，生意都還不錯的時候才娶太太。

許宏彬 生意比較穩定了才考慮要娶太太。

周進助 然後錢的時候，再如果，要錢要錢，讓你娶太太。

許宏彬 沒有錢，就沒有辦法娶太太了。那生意好了穩定了，才可以娶太太。

周進助 人家也不要。

許宏彬 人家也不要你啊。啊你太太怎麼認識的？人家介紹的？

周進助 我太太是住裡面的人。在灣裡這裡住。

許宏彬 灣裡這裡的人。你小時候就認識的？

周進助 [indicating不認識]。

許宏彬 不認識，也是人家介紹的。

周進助 她們家在做農。

許宏彬 她們家做農的。是人家介紹給你的嗎？

周進助 有。有人介紹。

許宏彬 有人介紹的。所以阿公你結婚的時候幾歲了？35？

周進助 30歲。

楊子潔 30歲。

許宏彬 你結婚30歲？在新生路？

周進助 我太太少我1歲。

許宏彬 你太太少你1歲。29歲。那個時候29歲？

周進助 不是啦，我太太少我1歲。

許宏彬 對啊，可是你不是30歲結婚？

周進助 她29歲。

許宏彬 她29，你30。

周進助 我生6個！

許宏彬 你生6個喔！幾個男的幾個女的？

周進助 2個男的，4個女的。

許宏彬 2個男的，4個女的。都在台南嗎？

周進助 有一個在這裡。

許宏彬 小女兒嗎？

周進助 我的女兒。第三。

許宏彬 第三個女兒。

周進助 對。

許宏彬 第三個女兒。其他的都不在台南？

周進助 有啊，一個大兒子在歸仁。

許宏彬 一個大兒子在歸仁。這個是那個嗎？也是做雜貨的嗎？

周進助 他們在做電纜。

許宏彬 做什麼？

周進助 電纜啊。

許宏彬 電纜啊。大兒子在歸仁做電纜。

周進助 不是。

許宏彬 不是？

楊子潔 三女兒。

周進助 在這邊。

許宏彬 在這邊做電纜啊。大兒子在歸仁做什麼？

周進助 買賣五金。

許宏彬 賣五金。

周進助 小五金。

許宏彬 小五金

周進助 去市場賣。

許宏彬 去市場賣五金。老二呢？

周進助 老二男生在台北。

許宏彬 在台北，在台北做什麼？

周進助 做工作。

許宏彬 做人家工作，上班族就對了。

周進助 在…在這個…

大家 元大。

許宏彬 對，我記得是元大證券（公司）。

周進助 他們做很好。

許宏彬 做得很好，賺很多錢。你上次有說

周進助 全世界的錢都被他們拿掉。

許宏彬 大女兒呢？

周進助 在桃園。

許宏彬 在桃園做什麼？

[01:10:00]周進助 去人家公司的女工。

許宏彬 是公司的女工。二女兒呢？

周進助 二女兒死掉了。

許宏彬 哟，死掉了。怎麼了？

周進助 生病了。得了那種什麼病我都不知道啊。

許宏彬 哟，生了不知道什麼的病就死掉了？

周進助 臨時啊，25天就走。

許宏彬 生病25天就走了？很臨時啊，很臨時。

周進助 很快！

許宏彬 很快[brief pause]。小女兒呢？

周進助 我小女兒也在台北。

許宏彬 也在台北。做什麼？

周進助 他們做電線。

楊子潔 電線？

許宏彬 小女兒也做電線？！

周進助 對。做銅線。

許宏彬 做銅線？[mumbling to self] 那不是跟那個一樣嗎？

周進助 銅線的買賣。

許宏彬 銅線的買賣。所以做跟電纜的一樣。

周進助 銅的東西他們都賣。

許宏彬 銅線的買賣。

楊子潔 銅線的買賣？

許宏彬 對啊，電纜裡面也是有銅的成分。

楊子潔 喔。

周進助[slowing down] 銅線啊。人家從工廠裡面，這幾個線。

許宏彬 是。

周進助 他就去賣。[mumbling something] 就去賣。

[brief pause, thinking of next question]

周進助 都過的不錯。

許宏彬 對啊！你的子女都過得不錯。生活很穩定。

周進助 老大比較不好。

許宏彬 老大比較不好，怎麼說？

周進助 對[pause]。我外面做市場。

[楊子潔和吳慧敏 sorting out the next question]

許宏彬 老大也是在市場做生意哦？就小五金？

周進助 每個市場啊，過去那個市場，明天要跑那個市場。

許宏彬 明天跑另外一個市場。

周進助 明天要跑別的市場。

許宏彬 阿公你有去哪邊玩嗎？出國啊還是去哪裡？以前有出國去玩嗎？

周進助（自己）出國，沒有。我女兒帶我去香港和去大陸。

許宏彬 哪一個女兒？

周進助 大女兒。

許宏彬 大女兒帶你去香港跟大陸。好玩嗎？好玩嗎？

周進助 好玩啊！我沒有到過的地方，我哪邊看得好。

許宏彬 你有記得你去哪些地方嗎？什麼萬里長城？

周進助 在香港七天。

許宏彬 七天喔。

周進助 到北京八天。

許宏彬 北京八天。

周進助 北京還不錯啊。

許宏彬 哟，北京還不錯。北京哪裡最好玩？

周進助 看那個大陸那個古蹟啊。

許宏彬 古蹟那個皇宮嗎？有去看皇宮嗎？

[周進助 indicated something]

許宏彬 以前的皇宮。

周進助 要錢啊，進去要錢。

許宏彬 [chuckling] 進去要錢喔。好。

[訪談者笑了]

周進助 你（許宏彬）有沒有去過？

許宏彬 我沒有去過。都沒有去過 [solemnly]。下次再去，去看皇宮。阿公你有沒有，阿公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這兩個年輕人講？

周進助 沒有。

許宏彬 你想跟他們說什麼嗎？

周進助 不會講。

許宏彬 叫他們好好念書啊 [laughs]。

周進助 她們讀哪裡的書？

許宏彬 成功大學。台南的成功大學。

周進助 台南美工大學？

許宏彬 沒有啦，成功大學啦。讀成功大學。這個（吳慧敏）是新加坡大學啦。阿公你做過這麼多工作，哪一個工作你做的你覺得做起來最開心？

周進助 我做雜貨店的時候。

許宏彬 雜貨店的時候最高興。

周進助 生意很好。

許宏彬 雜貨店的時候生意很好。顧雜貨店的時候生意好，那個時候就最高興這樣？

周進助 嗯。

許宏彬 哟。你那時生意好到什麼程度？你有沒有印象？生意好到什麼程度？

周進助 有錢賺啊。

許宏彬 有錢賺喔。

周進助 有錢賺心情就很好。

許宏彬 有錢賺心情就很好。

周進助 [mumbling]

許宏彬 Hmm？

周進助 很多人在店裡買東西。看了很舒服。

許宏彬 看得舒服，對不對？很多人來店裡買東西看了就舒服。

周進助 有錢賺啊。

許宏彬 啊你那時候都捨不得休息哦？禮拜六禮拜天都不休息？那時候開雜貨店有在休息禮拜六禮拜日？

周進助 [probably indicated something]

許宏彬 沒有在休息的，有錢賺。

周進助 有啊，最後一個月，休一天。那（是）政府規定（的）。

許宏彬 政府規定，一個禮拜休一天。

周進助 一個月。

許宏彬 哟，一個月休一天。所以是政府強迫你休息。不然你不想休息？

周進助 以前都沒有。

許宏彬 [laughs] 好。[to楊子潔吳慧敏] 那我們至少抓到阿公的一個精神。就是有錢
賺，好好做生意是最開心的。是政府強迫我（周進助）休息。不然我又不要休息，這樣。

[訪談者們接下來花了差不多10分鐘讓周進助用相機，以及和他一起照相]

- 訪談在01:16:22結束 -